

讀碑與立體的歷史

李志剛 山東泰山學院歷史與社會發展學院講師

2016年8月9日上午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、山東大學、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、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主辦，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共同主辦，第六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正式開幕。研習營邀請海內外十位授課專家和七位田野導師，並赴泰山、曲阜、聊城、臨清、靈岩寺等地進行了田野考察。

王國維倡導地下材料與紙本材料，境外資料與本土資料相互印證的“二重證據法”深刻地影響了20世紀以降的中國古史研究。陳寅恪在《馮友蘭〈中國哲學史〉審查報告》提到研究學問當“所謂真瞭解者，必神遊冥想，與立說之古人，處於同一境界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，表一種之同情，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，而無隔閡膚廓之論”。學者對研究對象須有同情之理解，甚至溫情與敬意，也成為常論爭的話題。“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”一如既往地強調文獻閱讀與田野考察相結合的研究方式，一方面強調文獻與田野的二重印證，另一方面通過田野考察，進入歷史現場，摩挲歷史遺跡，感受歷史氣味，“同情之了解”，可能激發出書齋內沒有的靈感。田野考察的重要內容之一乃讀碑，而即此啟發我重新思考碑刻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意義。

泰山極頂上有巨大的唐摩崖。摩崖上刻有唐玄宗的《紀泰山銘》，金色耀眼。《繼泰山銘》旁“壁立萬仞”“天地同攸”“與國咸安”“置身霄漢”等美好語詞，塗成朱紅色，亦是格外醒目。但若仔細觀察，在皇帝的宏文與豪氣萬丈的美好祝福詞旁或底層，尚有不少文人題記，或已被磨毀，或未塗任何顏色，而處於隱身狀態，不被人注意。同一方摩崖，幾千年的刻磨與鑿毀，以至如今，作為觀者立于其前，看到的可能是故意讓看的，未看到的不表示並不存在。似乎是平面的碑刻，實蘊含了立體的歷史。

幾千年，在泰山有限的空間內，各種政治、宗教、文化、思想勢力都想留下自己的印跡，彼此競爭與融合。皇帝們追求國泰民安，平民百姓追尋一己之福，文人騷客賦詩言志以求不朽，儒釋道等藉助泰山碑刻以宣教傳教。有限空間內多方力量的博弈、競爭與融合，留在泰山碑刻中的是不斷的鐫刻、磨毀，再鐫刻的反復出現。

泰山碑刻呈現的是多層次、立體的歷史，需要以層位的思考方式，揭示每一

次的鐫刻與磨毀過程。當然，僅僅恢復這種多層位的碑刻實況，是研究的第一步，解釋其內涵，方是研究的終極目標。一條碑刻磨毀了另一條碑刻，一條碑刻與另一條碑刻並置于同一摩崖，實乃展示泰山內多方力量的競爭或融合。現舉一二例子，以說明之。

泰山中軸線，為道教的勢力範圍。但紅門往上有一處著名石刻，為泰山經石峪，鐫刻現尚存千余字的《金剛經》。這首先可以看出道佛間的競爭與融合。

據調查，在經石峪旁還有 44 處石刻。其中一處有“枕溪漱石”四字，落款為“甲戌刻，南州帥眾題”。但經過田野考察與文獻查對，發現在這條碑刻下面存有 29 殘字，而這是明武英殿中書舍人程守訓所題詩歌。問題是，程守訓的詩並非自然風化的結果，而是被新刻者帥眾磨毀。據沈德潛《萬曆野獲編·陳增之死》載，程守訓是宦官陳增的手下，且是臭名昭著礦稅的首要建議者。天下苦礦稅久矣！程守訓甚至因此被論死。《明史·宦官傳》載，帥眾曾任左都副御史，廉潔自守，因彈劾宦官而失官。故此條碑刻的更換，可能反映明後期礦稅、宦官等重要歷史問題。

同是經石峪旁，明代時曾刻有《大學》聖經一章，辟佛尊儒的思想非常明顯。而《大學》又是明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爭論的重要經典，是否又反映儒學史上的此一公案？值得進一步思考。

泰山極頂有無字碑。相傳為秦始皇所立，另說漢武帝所立。秦皇漢武，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帝王。此碑無字。民國十七年，山東省國民黨黨部寫有“黨權高於一切”幾個大字。“黨權高於一切”思想源於孫中山，北伐成功，國民黨統一中國，于傳說秦皇漢武不敢刻字的泰山石碑上寫“黨權高於一切”，令人玩味。韓復榘任山東省主席，抹去此幾字。而抗日戰爭，韓復榘因丟掉山東而死於蔣介石之手，是否與此事有絲絲關聯，尚不得而知。所知道的是民國十七年的寫，肯定與政治時局相關。

藉助史籍上的著錄與田野考察，層位地分析碑刻，曾經忽略掉可重新顯現，靜止的可動態化，平面的可立體化。